

●世相绘本●

## 三遇算命先生

王友元

我的朋友小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,但他常常被算命先生缠住,他很反感也烦恼。后来他想想何苦呢?不如与算命先生闹着玩玩,不就是游戏吗?何乐而不为呢。

那天他在天桥口,被戴墨镜的算命先生拉住,这个算命先生是本地人,满口方言。小纪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却学广东话说:“老先生哪,您卖什么产品哪,好不好哪?”

算命先生解释了好一阵子。小纪仍然直摇头,假装听不懂,而大声叽叽呱呱叫了一通自己都听不懂的话。

算命先生也听不懂小纪说了些什么,

急得额上的青筋都暴得老粗。

小纪临走时,用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对算命先生说:“老先生,您推销产品,请讲普通话。”

第二次在街头遇到的是一个“全能”的算命先生。这个中年人眼睛挺亮。地下摆着扑克、纸签和看手相的图画,还有两只小竹笼里蹦着两只小雀子。

这位老先生见了小纪,就扯着给他算命,算命先生说:“你这位老板,算个命吧。”

小纪说:“我忙着呢。”欲走。

算命先生拦住小纪:“你这位老板气色多好,满脸红光,大富大贵呀。”

小纪说:“我血压到了220,心脏肿大,我现在正要去医院呢。”

引得围观的人一阵轰笑。

第三次遇见算命先生是在汽车站。小纪刚刚走下公交车,就被花坛上的一个算命先生扯住:“先生,你这脸色不对呀,有灾呀,算算命吧。”

小纪蹲下来,悄悄对算命先生说:“老爷子呀,我也是算命的,市里正在搞市场整顿,来了好多执法人员,见了算命先生就罚款,我现在正收摊回家呢,快跑吧。”

这位算命先生二话没说就收摊,很快就溜进人群中去了。

## 牵人鼻子的户口

徐会吟

看。那时,买个商品粮户口只要1000块了,但就是这点钱,当时也要我四五个月的工资啊。家里扶持了一点,我再将自己的工资凑一点,终于弄了个非农户口。

说句实话,像我已经上班了的人,非农户口对我来说还有点意义。而一些在家务农的青年人,家里也借债买了户口,是务农的还务农,是打工的还是每年出去打工,商品粮户口成了悬在他们头顶的一枝鲜花,好看,但没有一点实用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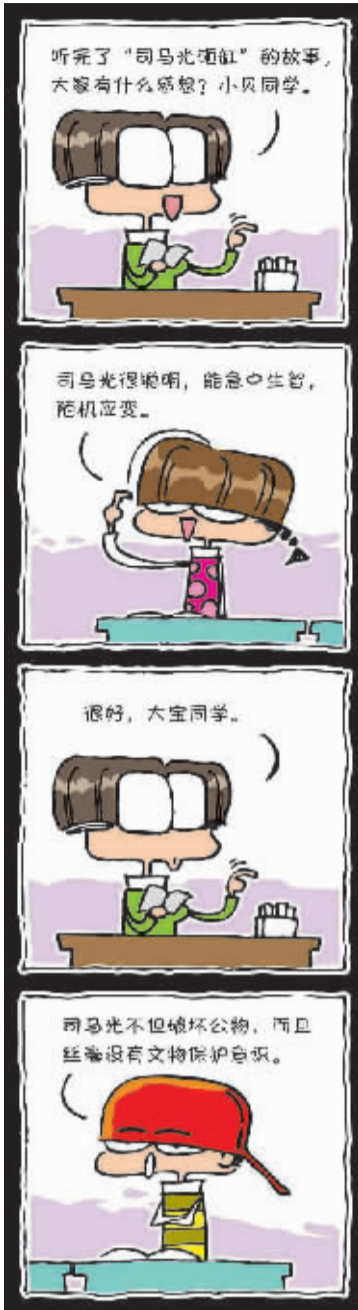
10年后,因为丈夫工作变动,我也从老家来到现在的城市,买了房子,于是就面临着将户口迁来的大事。户口不在这儿,什么都麻烦,首先是孩子上学,没有户口,孩子就得上下外来工学校,今后这样费那样费没完没了;还有比如有线电视、管道煤气等的落户,有些也是与户口联系的;我是医生,户口没过来,在当地报名参加执业医师考试都成问题,市卫生局说,你户口不在本地,就得回老家考试。没办法,那就赶紧迁吧。

回老家一打听,老家派出所说了一大堆条件,我又得返回本市,在现工作单位开证明,证明我是正式职工,又在区公安局开准迁证,还有什么房产证、结婚证复印件等,一个都不能少。备齐了,再回到老家。又碰上老家派出所乱收费,说迁户口得缴什么费,这是规定。啥规定,分明是雁过拔毛。为了及时将户口迁走,我忍了。

有了这个城市的户口,我似乎才名正言顺地成了这个城市的居民。户口是一扇门,有了它,才能让我方便地在这个城市里进进出出。

明天请看《户籍变了乡情难忘》——刚叔不仅努力工作,从一名技术工升到车间主任、副总经理,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没忘操着地道的广东话,说自己是贵州人。

同桌宝贝 ■老饼/绘



●爆笑语录●

### 难缠的小屁孩

马伟

#### 造句

幼儿园老师:谁能用“肯定”一词造句?  
一个小女孩:天空肯定是蓝色的。  
老师:可是天空有时是灰色或黄色的呀!  
一个小男孩:树肯定是绿色的。  
老师:可到了秋天,树会变成褐色呀!  
这时,后排的楚阳向站起来问:老师,屁有颜色吗?  
老师惊愕道:当然没有!  
楚阳:那么,我肯定我拉裤子了!

#### 没错

楚阳:今天的算术测验没及格。  
爸爸:为什么?  
楚阳:老师问我2×3等于几,我说6。  
爸爸:没错啊!  
楚阳:老师又问我3×2等于几。  
爸爸:这他妈有什么区别!  
楚阳:我也是这样说的。

#### 要水

儿子:爸爸!  
爸爸:什么事儿?  
儿子:我口渴,给我拿杯水好吗?  
爸爸:你刚才不是喝过了嘛!快睡觉,我已经关灯啦!  
5分钟后……  
儿子:爸爸!我口渴,你就不能给我拿杯水吗?  
爸爸: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嘛!你再叫我揍你!  
又过了五分钟……  
儿子:爸爸!  
爸爸:又怎么啦?  
儿子:你过来揍我的时候一定要带杯水!

#### 祈祷

教堂里,一个小男孩在祈祷:上帝呀!我只有一个小小心愿,请把首都移到纽约吧!  
一个牧师在旁边听到后,问小男孩:小朋友,你为什么祈祷要把首都移到纽约?  
小男孩答道:有一个考试问题问的是首都在哪,我答的是纽约。



本周话题:户口的故事

下周话题:装修烦恼多

(邮件标题中请注明投稿话题)

说起户口,我有一肚子话要说。

我老家在中部某省,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盛行买商品粮户口,价钱最初是1万多块,后来降到5000块。我父亲也心动了,但当时甭说1万块,就算是1000块,我家也拿不出啊。但为了孩子,父亲总是惦着这事。县公安局长是我们镇人,一天父亲特意起了个早乘车跑到县城里,向公安局长打听这事。局长笑着给父亲留下一句话:有钱也可以买。

当官的就是当官的,这句话让父亲一时不知如何理解,好在当时我家实在没钱,于是这件事就搁下了。

1991年我进了卫校,户口一直落在家里。1994年我工作时,父亲又想到了我的户口,上班了,没一个商品粮户口也不好